

古籍保护

专刊



3-6 版

专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设计：常英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专题策划

一份年终答卷： 古籍保护人眼中的 2021（三）

□本报记者 刘晓立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新要求，古籍保护工作者继往开来，开启新规划，迈出新脚步，取得新收获。新年伊始，我们邀请高校界、图书馆界、博物馆界等古籍保护领域相关代表，对上一年度亮点成果进行回顾，盘点他们心中的“关键词”；更是对下一年古籍保护事业发展进行分析和规划，透过他们别具个性与共性的观察和思考，一道感受 2022 年的新气息、新风向、新希望。

团结多方力量，立足服务师生，在古籍传承性保护方面认真修为

□惠清楼 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

2021年
关键词 传承性保护、数字人文、古籍展览

回顾 2021

展望 2022

传承性保护。这是对古籍保护工作的一个概念性引领词汇，从原生性保护（整理修复），到再生性保护（数字化与出版），到传承性保护，即古籍文化推广的层面，可以指导古籍工作者开展更为多样和更多层面的古籍保护工作。

数字人文。数字人文是藉由相关软件与数字技术，立足古籍的数字化、标引与检索，开展的人力所无法完成的主题关联、事物的发展态势梳理等方面的研究。这不仅有助于人们更便利地利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还可以推动古籍资源利用和研究迈向新的层次和境界。

古籍展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主题展“册府千华”系列走进高校，每场展览都充分揭示自家馆藏给师生，同时推广及附近民众，经由网络，使得地域文脉、馆藏菁华惠及海内外同行。继 2021 年 3 月苏州图书馆（“册府千华——苏州市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之后，7 月份浙江大学（册府千华：中国与亚洲——浙江大学藏中外善本珍本图书展）、11 月份南京大学（“册府千华·南雍撷珍——南京大学古籍菁华展”），都相继举办了高品质的古籍大展。

另外，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2021 年“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之永乐大典巡展也在许多兄弟馆落地（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都有实施，线上线下同步）。

这些展览让我印象深刻，文本之外，装帧艺术的、刊刻技术与美学的、纸张与墨色的知识与感触广为流布，是古籍传承性保护理念的具体实施。由此彰显出举办方的开放心态、与院系合作的范围与力度、购买书籍的新方向、面向社会和民众的思路等，对于未来古籍的传承性保护、利用和研究都意义非凡。

传习所工作有序开展。技能的获得方面：万群老师指导并带领学员完成了校友林颂河手札千余页的挖衬整理工作，围绕挖衬技艺的方方面面，在具体的实践中训练学员，使他们的修复能力从无到有，从有到精，成绩显著。在关乃佳老师、万群老师的带领下，学员在书画作品托裱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

专业知识互动层面：与文学院部分师生，就馆藏善本书籍的阅读与研讨活动已经常态化，杨洪升老师每学期都会带学生来馆里提取线装书逐一解读，为此，古籍特藏部的员工会提前对相关书籍从修整保洁、先行解读等方面做准备工作，等教学观摩工作结束之后，员工也会把自己的收获补充到解读文字之中。

未编古籍普查工作收官。2019 年开始，每年暑假借助于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与天津古籍保护中心的政策与经费支持，带南开大学古籍保护志愿者开展馆藏未编古籍普查工作，截至 2021 年年底，近 4 万册的古籍普查工作完成，过程中不断有惊喜的发现，陆续发现了内府本开化纸质的古籍、元明递修本的《资治通鉴》，以及晚清至民国的名人手札等珍贵文献。

整理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简史。调查相关修复员工后人，查找古籍目录卡片、以往借记卡片、南开馆员以及天津古旧书店先辈的回忆性文字，梳理珍贵古籍入藏图书馆的脉络、相关书籍修复的历史，尽量做到修复人员与所修书籍的对应，进一步细化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历史，并尝试以视频的模式展示。古籍特藏部的员工团队已经完成从策划、文案、摄像、剪辑到配音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展示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历史与现在的工作概貌，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要做好普查书籍的修复与编目。普查工作结束之后，更多有污渍和破损的书籍暴露出来，要提供给读者使用，首先得修复保护，其次是编目给索书号，大多书籍还要配制函套，然后才能提阅，这个工作流程的完成不是一两年能解决的。

要进行拓片整理。南开大学图书馆未整理拓片有 4000 余幅，南开修复技艺传习所将其列为下个修复整理项目，拟从普查清检开始，经整理行业规范目录、整体托裱与文本数字化，最后配制囊匣，编目上架，以供读者使用。这也是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十四五”的一项重要工作。

要开展资源建设。继续购求古籍特藏资料，并将以家谱、文集为搜购重点。此外，在数字化与出版方面，拟扫描出版独家馆藏族谱。

根据目标计划，我们拟根据员工人数、可借助的学生助理馆员人数、



可利用的资金数目，围绕长期的工作计划，制定学期计划，甚或月计划，使得各项工作能稳步展开；抓住与同行间更多的交流与学习机会，同时希望在传习所技术导师和理论导师的指导下，举办相关方向的培训班，做到教学相长。

新趋势

传承性保护将更为重要。未来古籍保护工作的内容和方向相较以往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以前的工作更多时候在原生性、再生性保护层面，那么未来，需要在传承性保护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面向社会或者学生，推广传统文化，从书籍装帧形制，到文本所用的纸张、字体、墨色，以及镌刻艺术等多个方面入手，展开相关工作。这将是未来古籍工作的一个新趋势，所以如何确保古籍其他工作环节与环境的安全与安静，是需要考虑的。从空间或者时间上错开，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对于高校馆而言，传承性保护工作，在注意横向传播的同时，更

应该注意加强和文史专业师生的合作，做好纵向传递的工作，用好专业的学生助馆，在工作以及传播推广的过程中，激发同学了解甚至主动传承古籍相关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内驱力。我们会继续加强嵌入式教学方面的工作，在古典文献、历史文献、文博、图情、社会学、计算机等专业招募志愿者或者学生助馆，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古籍保护工作的不同层面。

总之，希望团结多方力量，立足服务师生核心，在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古籍购求与修复）、再生性保护（数字化与出版），传承性保护各方面认真修为（助馆介入业务、主题推广与媒介宣传）。

一份年终答卷：

古籍保护人眼中的2021（三）

2021 新动向：
“互联网大厂”涉足古籍领域

□李开升 天一阁博物院古籍地方文献研究所主任

2021年的古籍保护工作与往年最明显的不同之一应该是“互联网大厂”开始涉足古籍领域。先是5月18日，阿里巴巴在中国科技馆举办海外古籍数字化回归发布会，推出“汉典重光”古籍数据平台。接着两天后的5月20日，张一鸣卸任字节跳动CEO之际宣布正在探索古籍数字化整理等新的公益项目。随后6月17日，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启动仪式。“互联网大厂”竞相发起古籍公益项目，让古籍这个冷门行业有点焕发青春之意。

“汉典重光”项目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联合四川大学、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单位开展，旨在寻觅流散海外的中国古籍并将其数字化、公共化，以便于普通民众接触古籍，亲近传统文化。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实力与光环带来了很好的宣传效应，如知名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专门发表长文《这次是真的：天大的好消息》推广，不仅在古籍界刷屏，而且迅速出圈。一时间许多学者登陆“汉典重光”古籍平台尝试，超出开发者预料，一度导致其文字识别等服务出错。平台所称“20万页古籍”实际为192部，主要是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开始还包括了一些网上早就流传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数据（如《尚书全解》），后来大概删掉了，目前为180部古籍。这些古籍基本上之前网上都有公布，因此平台在这方面的意义有限，而且最初的阅览界面设计也不太合理，后来有所改进，但也不是很到位。平台对业界最有价值的大概是其古籍文字识别功能，在准确率和方便性方面都很不错，并且一直在改进优化。

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初期启动资金1000万元，定向用于古籍修复和专业人才培养、古籍活化与数字化等公益项目。目前来看，主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资助修复105册（件）古籍、舆图、碑帖等纸质类文物，包括国家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院等所藏《永乐大典》“湖”字册、明天一阁抄本《北曲联珠》等珍贵古籍。二是由西瓜视频发起的“寻找古籍守护人”活动，并拍摄了八期《古籍新说》专访节目，包括《体验当今反内卷的“古籍修复”工作》《探访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教授陈正宏追寻古籍之光》等。前者古籍修复工作主要影响还在业内，后者利用视频宣传古籍工作，对普通民众有比较好的效果。

“互联网大厂”愿意关注、参与古籍工作，对古籍行业来说是个好信号。这些企业具有资金、技术和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可以有力促进古籍保护工作。就其目前所作工作而言，尚有可以进一步讨论之处。

首先在古籍书影方面，应该尽量增加新的数据。对学界而言，目前最迫切的是许多古籍书影看不到，必须去图书馆查阅，成本太高。就已公布古籍书影而言，其大端如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中收录的“数字善本”有21058部古籍，主要是国家图书馆藏善本，还有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原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胶卷的数字化数据，另外还收录天津图书馆古籍5834部、“数字方志”6528余部（主要是国家图书馆藏的方志类古籍）。台湾“古籍与特藏文献资源”收录善本书影17363部，其中就包括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428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官网公布善本4200部。其他如日本内阁

文库、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美国国会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公布之古籍书影多则数千部、少则数百数十。以上这些公开的古籍书影总量虽然已经很大，但几乎所有的重要古籍收藏机构的藏书都没有完成全部数字化扫描，大量珍贵古籍仍然无法在线阅读。此外还有很多图书馆已经扫描的古籍也没有在网上公开。这部分古籍书影亟待数字化并公开，当然这项工作难度较大，不仅需要资金、设备和技术，还需要各方面的协调。

其次，古籍文字识别（OCR）方面，技术继续向前推进。从“汉典重光”实际运行来看，这是它比较侧重的功能，也是目前对学界比较有实用价值之处。国内在这方面很早就有团队在研发，比如书同文、龙泉寺等。阿里既然做的是公益项目，那么是否可以考虑与先行团队加强合作，从而将古籍OCR技术切实向前推进。

最后，在古籍知识的宣传普及中，要特别注意知识的准确性，要有专家审核、把关。比如有一期讲古籍修复的视频说无良商人会将古籍撕成残片来出售，显然不太合理。实际上不良书商对古籍的破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伪，剽改修补、改头换面，以次充好，以明清充宋元；二是拆分，这个大概就是视频想表达的，只不过书商是不会把完整的书撕成残片出售的，那样只会掉价，而是把比较完整的书分册卖、将一册拆成两三册卖，甚至把变薄的单册每页用纸衬上，显得比较厚、比较多，这样造成的问题不在于古籍的明显的直接的损坏（撕破），而是改变了古籍原貌，并且在改装中损失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现在大家都在提出文物活化利用、古籍活化利用，当然是好事，但活化利用属于应



用层面，做好应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基本的理论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应该是准确的。宣传推广的人员可以是非专业的，但宣传的文本应该由专家审核过。

不仅古籍的宣传普及工作需要专业人员参与，古籍数字化工作同样需要各领域专家参与，而不能只靠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人员来完成。比如“汉典重光”平台在刚发布时，其古籍版本描述多有错误，甚至将抄本误作刻本（后改正），古籍阅览界面也多有不妥，这些问题只要找一个懂行的古籍专家看一遍应该就可以避免。当然，草创阶段出现一些问题也可以理解。

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涉足古籍保护工作，也是近些年全社会在政府主导下越来越关注古籍、推崇中华文化的一种发展。近年在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大V介入古籍以及传统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得好的很多，有问题的也不少，其中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作者并非专业人员，导致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知识错误。有些作品甚至流量很大，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就不容忽视，所以一定要杜绝这种现象发生。互联网大厂涉足古籍行业是2021年古籍保护工作的新动向，也是国家古籍保护工作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和象征。面对古籍保护工作的新局面，古籍界的同仁应该积极参与，与各领域专家一起，共同推进我国的古籍保护事业，以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成就现代文明。

建立文博类古籍新型联合体

□奚可桢 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



作为第一批入选国家级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南京博物院，馆藏古籍近20万册。其中善本古籍有2700余部，5万余册。拥有如此多的珍贵古籍藏品，在中国博物馆界也是不多见的。南京博物院藏古籍分两部分收藏。其中珍善本古籍（包括清代内府书），藏于本院典藏部，作为文物珍藏；普通古籍（包括清代地方志）收藏于本院图书馆，用于本院研究人员查询、借阅。

近年来我们利用特色馆藏清内府古籍，策划了“读万卷书——清内府刻书展”，共有88件古籍文献参展，展期6个月；“文

心雕龙——南京博物院藏刻本古籍珍品特展”，有79件古籍参展，展出4个月……这类专业展览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其他古籍也或多或少地参与院里举办各种展览以追溯其源流，并对比，尽量发挥古籍的作用。利用馆藏古籍，于2019年出版发行了《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古籍卷》，2021年出版《国际馆藏东巴经典编目举要》等。

关于未来，我想南京博物院古籍保护工作有几点需要我们去思考：

继续摸清家底，不仅仅是搞清古籍的

版本留存情况，更要了解古籍保存的病害情况，针对古籍不同级别、受损的不同病害，根据古籍保护、修复方案的标准，建立古籍病害库，以期对症防护修复。

利用古籍研究成果以最佳方式呈现给公众，并将趣味性引入展览以达到最佳教育效果。

加强资金投入，扩大特色古籍数字化力度，建立文博类古籍新型联合体，这个联合体不仅能资源共享，还能将各馆所做古籍类展览集结，做一个古籍展览的云博物馆，更好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许彤：随“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长起来的修复师

□本报记者 刘晓立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尤其是古籍修复人员，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十余年来，通过培训班、师徒间传习、联合推动学历教育“三驾马车”同时发力，全国修复师数量增长了近十倍，修复师整体素养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重庆传习所、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传习所助理导师的许彤，就是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后的第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成长起来的一名修复师。

作为以吃辣著称的山城重庆人，许彤性格也热辣爽朗，热爱工作热爱生活，是各种地道美食、各个游览胜地的探索家。这样的她，要去学习古籍修复时，让身边的很多人都感到不解：古旧书中虫霉杂生、灰尘遍布，你这么爱干净能受得了吗？古籍修复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碎片中拼贴旧时光，有些急性子的你坐得住吗？“其实我一直就很喜欢做手工活儿，之前接触过裱画也很感兴趣，人行以后经过层层培训班学习，又有机会拜赵嘉福老师为师，越做越投入，慢慢就把工作做成了自己的事儿一样，喜欢又敬畏。”许彤从不认为急性子做不了慢工活儿，也不觉得书中虫霉难忍，在她看来，修复是良心活儿，要喜欢，更要有一颗敬畏之心。

良师帮带，实践中加深对“度”的把握

2007年许彤参加完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基础班学习后，又陆续参加了提高班、研修班，对修复的理解和感受逐步加深，“但真正全面掌握到技艺还是2010年拜师赵嘉福老师后。”许彤说，在实践中有师傅手把手的教学，是成长最快的。赵嘉福先生是修复界全能型的专家，不仅教授古籍修复，字画装裱、碑刻传拓等也倾囊相授，技艺传授之外，赵老师在对待古籍和做人方面的言传身教让许彤感受更深。

“赵老师常常说，修复要坐得住，能沉下去，浮躁一点或者没有十足把握，就不要动手，情愿你坐在旁边喝喝水，必须要有敬畏之心。”有了敬畏之心，在实践中遇到新问题、新状况时，才能更谨慎地去选择处理方法，加深对“度”的把握。

古籍修复大小小有二十几道工序，每道工序涉及的细节都有很多，并不是“补个破洞”就可以的事儿，也不是语言表述可以说清楚的。“就说补洞，补纸要选颜色相近的，那怎么算最恰当的相近呢，考虑纸张颜色会随着保存时间而变深，又说宁浅勿深，那是要浅一度还是浅两度，这都是要在实践中去感受的。”许彤说。

“我最初跟赵老师到上海图书馆学拓碑的时候，不知道上纸要干到什么程度，湿润度要达到70%、80%，还是90%没法确定，就问邢跃华师兄，他说这个不好说。”作为初学者，当时的许彤错以为“不好说”就是一种拒绝，直到邢跃华将她拉到合适湿度的上纸旁：“来，用手摸一下，这个度就可以了。”此刻的许彤才深刻意识到，对于手工技艺来说，确实很难用语言准备表达“度”，比如拓碑上墨时，纸张太湿墨会透下去，太干了上墨又不均匀，需要自己真听真看真感受，去确定“手感”。

“现在培训班上，也有很多初学者问老师要准确的百分之几，这个真的没有固定的比例，而要根据当时的天气、环境，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许彤说，“我们常常提到南北差异，其实更多的是气候、环境等的差异，比如南方相比北方往往虫蛀比较严重，天气潮湿、易生霉菌，也常见絮

化、酸化等问题，技法、手段上则差异并不大，无非是湿度大就要多等一会儿，温度太低调制糨糊要防止凝固等问题。”

反复思考试验，修复中前期准备工作很重要

在多年的修复实践中，许彤经手了大量古籍善本、碑帖拓片等多种类型文献的修复，每一件都有不同的情况，破损不同，纸质不同，修复的方法也不同。她说，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方法，都要反复思考和试验，前期的准备工作很重要。

“有一次，馆里送过来一部《骆成骧殿试卷》，因为准备整理出版，希望能够紧急修复一下。”这部《骆成骧殿试卷》因受潮严重发霉，且大面积残缺，最重要的问题是竹丝栏晕染，在修复的过程中几乎不能用水，但常规修复有多个工序都需要用到水，调糨糊需要水，压平也需要水，怎么办呢？许彤想了很多种方法，慢慢摸索尝试，比如修补时，可以将糨糊涂到补纸上，用撒潮纸将补纸中的水分吸收后再补上去，“但补上去的时候，水分如果过干就粘不牢，过多颜色又要晕染，仅把握这个‘度’就试了很多次”。修好了之后，压平又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喷水是肯定不行的。“后来想了个办法，一层A4纸一层书页地叠放起来，用A4纸的拉力将书页压平，补出来效果还不错。我觉得这对于不能用水的修复是一种可参考的办法。”许彤强调说，修每一本书，都要根据书的情况选择合适的修复方案，动手之前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很重要的。

在2019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法帖修复技艺传习专项研修班”上，许彤拿到了一本清光绪年间的《焦山遗迹》，经初步查看，发现拓片所用纸张为很薄的竹纸，装帧形式为毛装，书页中还衬了比较厚的另外一种纸，导致书口破裂；书脊又比本身的拓片宽出一截，纸张酸化也比较严重，拿到手时，整本书遇水很“抽”。许彤坦言，修这部拓本时很紧张，也想了很多种方法。“因为修复拓片拓本和修复线装书不一样，要求墨色的地方必须用墨色去补，不能用太白的纸去补，字口又要用白的去补，所以之前的准备工作相当麻烦，我基本用了一个多礼拜去试补纸。”试的办法就是在平面碑上去拓，拓完纹路、墨色相



近，还要把墨色“做旧”才能用于补书。前期工作做好后，纸张材质和手法又是一道“拦路虎”。“因为拓片所用纸张很薄，如果只是补上去，里面衬纸很快又会书口顶破，在咨询过国家图书馆的杜伟生老师和我师傅赵嘉福老师后，决定去除里边的衬纸，用很薄的马尼拉皮纸托一层，托的手法要特别注意，不能用力。装裱字画要用很大的力量去扫平，但是拓片不行，需要轻轻地避开字口，同时确保它能粘连在一起，因为稍稍用力的话字口就会膨胀，就会对拓片造成损害，这些都是一种很关键的手法。”

在许彤看来，修复碑帖应该算是最难的，但也是最考验技巧的，全靠手感来掌握。“之前修了一本《米氏祠堂帖》也是拓本，虫蛀相当厉害，整个拓本几乎85%—90%都是虫眼，弯弯曲曲的到处都有，还要配补纸的墨色，配好后还要固色，仅准备工作就做了几个月；补起来也很麻烦，前前后后整整修了一年时间。”

广泛普及推广，吸引更多力量守护文化助力传承

许彤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后，第一批通过培训走上专业修复岗位的古籍修复师，结束了学习之后，很快便回到重庆图书馆在领导的支持下筹备古籍修复中心。在此后的十余年里，重庆图书馆古籍修复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成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西南片区第一家传习所，还成功将古籍修复技艺申报成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六批代表性项目。而许彤也获批成为该项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在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和普及方面着力颇多。

“重庆传习所肩负着重庆地区所有区县馆的培训和技艺的传承，赵老师作为传习所导师，每年都要过来一两次，我们就以培训班的形式，召集各馆相关人员参加培训学习，尤其是在碑帖修复培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反响也比较好。”经过了几年的培训培养，重庆图书馆本身的修复力量也逐渐壮大，目前专职修复人员已达9人。

重庆传习所之外，许彤还是全国唯一一家民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传习所的助理导师，对于民间修复力量的发展与需求有着深入了解，她认为，将民间力量引入进来，推动古籍修复事业发展壮大是一个重要途径。“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拥有正规的修复资质，而且非常注重人才培养和技艺的提升，基本能够保证古籍文物的安全性，如果能够充分借助其力量，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

“其实，现在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的程度越来越高，高校很多专业，比如像四川美术学院文物专业就开设了古籍修复课程，年轻人都很感兴趣；每年组织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或进社区，大家在体验时也都兴致满满。”许彤认为，对于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除了培训班、师徒带等专业传承外，还要注意大众普及度的提升，这不仅有利于文化的传承，还可以防止不当的修复手段对古籍造成损害。

“我们看到过收藏者因为不了解保护的理念，用一些不当的修复手段修复破损藏品，结果反而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这是非常可惜的。”许彤举例说，有收藏者将收藏的证书奖状像照片一样进行了塑封，后来保存得也不是很好，导致整个证书就像扇面一样，有些塑封空壳了，有的褶皱像风琴一样，很难再恢复原样；最常见的是用透明胶去修复撕裂、破口之类，这种情况，韧性比较强的老纸还好一些，一些焦脆的民国书籍用胶粘了之后，就没办法再去掉了。“我还见过用米饭来粘书页的，里面整个都发霉了，揭都揭不干净，后来用了两天时间才揭下来，把霉菌剔掉。”许彤说，希望通过宣传和普及，能够使大众获得相关认知，吸引更多力量共同守护文化的传承。



《骆成骧殿试卷》修复前



《骆成骧殿试卷》修复后

2021年12月20日，本报刊发《重庆古籍保护工作的探索与创新》一文，专题介绍了重庆图书馆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在古籍普查、碑帖拓片普查与审校、民间藏古籍普查、分省卷编纂、古籍宣传推广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及思考。其中，特别提到2019年重庆图书馆完成了馆藏碑帖拓片的全部普查和审校工作，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馆藏碑帖拓片普查登记的公共图书馆。西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古籍专家徐正行曾受邀参与了重庆图书馆碑帖拓片的普查与整理，并有惊喜的发现。

我所经历的重庆图书馆碑帖拓片整理

□重庆 徐正行

重庆图书馆前身为1947年成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此馆虽建馆时间不长，但拥有丰富的古籍资源，其中仅馆藏碑帖即高达3410种。

这些碑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来源：

罗斯福图书馆成立之初，接收的南京、上海等地没收的敌伪政权资料；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人民图书馆接收的文教部调拨资料；新中国成立之初广泛从私人手中接收的捐赠及购买的资料，后两部分均是重庆图书馆碑帖拓片的重要来源。

过程：

40余天整理碑帖拓片3410种

这些碑帖自上世纪50年代初入藏重庆图书馆，仅在入馆初期整理了800余件，之后就再未进行编目整理。直到2007年重庆图书馆整体搬迁到沙坪坝区凤天路时，还是以捆原封不动地搬迁保存。

2007年，在重庆图书馆新馆开馆庆祝活动中，馆里王志昆先生从已经整理的800余种碑帖中选出50余种，举办了小型展览。正是在此次展览中，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主任袁佳红发现很多碑帖由于长期折叠存放，折痕的地方已经出现严重破损。在古籍普查的同时，袁主任非常希望能请到熟悉碑帖鉴定的专家指导，对馆藏碑帖加以整理，加强保护与利用。

自2014年7月15日起，我与西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所四位书法专业的研究生，得到重庆图书馆任竞馆长的邀请，对其馆藏碑帖拓片进行了普查、著录整理和鉴定。很大程度上，此次普查完全是拓荒性的整理，一捆捆碑帖从库房中用手推车推出，灰尘满面，虫蛀特别厉害，整理完一捆，桌子上就留下厚厚一层虫沙及灰尘。每天，我们清晨从北碚出发，开车一个多小时来到重庆图书馆，9点准时开始投入工作。中午在重庆图书馆食堂用餐，短暂休息后，我们又埋头到紧张的整理工作中。直到下午5点，我们才简单洗掉手上的灰尘，再回到北碚已是万家灯火。每天工作时间在7个小时左右，具体内容包括对碑帖拓片进行认定，即该拓片的名称、时代、作者、字体及破损程度等；对整拓碑版量尺寸、清理数量；对同一碑帖的复本，或前后错乱地进行整理合并；对碑帖拓片、墨迹的收藏印加以识别，从这些印章，再考证其收藏流传过程，将上述信息录入电脑形成文档。基本每天清理登录的拓片有近百种。

经过一个半月的劳碌奔波，在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相关同人的协助下，我们完成了全部馆藏碑帖及书画藏品的整理工作。这些藏品包括墓碑、墓志、庙碑、功德碑、摩崖石刻、造像题记、买地券、镇墓券、汉画像石（砖）、墓题记、神道阙、塔铭、甲金铭文、丛帖、单帖等共计3410种，其中整拓2449种，剪裱本拓片848种，墨迹113种。从时间跨度来说，这些碑帖中汉代碑版有50余种，魏晋南北朝碑版墓志500余种，唐宋碑版墓志500余种，元明清至民国有1300余种。书画藏品未计在内。

发现：

大量罕见、史料价值高的珍贵碑帖

在此次整理中，许多重要碑帖拓片的发现都是出乎我的意料，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整拓古代碑及墓志类。整拓中以汉碑、魏晋南北朝墓志、唐宋碑质量较高，以清碑为主，收藏体系较完整。重庆图书馆收藏的这批整拓中，如三国吴的“天发神讖碑”、晋“瘞鹤铭”、明拓“七佛圣教序”等，均属流传稀少的拓片。

剪裱本类。在848种剪裱本碑帖中，质量较好的如：

清初著名收藏家梁清标藏本《淳化阁帖》十册，上有清著名收藏家毕沅朱笔释文及题跋。从收藏印章来看，此拓本上有南宋的缉熙殿宝皇家收藏印，并明代著名的藏书家项子京收藏印。此拓本除部分虫蛀外，拓片部分保存完好，装帧形式精美。这件藏品我首先看到四册，从宋锦封面、红木包边的装帧，便感到绝非常品，当即询问库管员，回答只有四册，但我坚信应该有全套，于是坚持让库管员仔细查找，第二天，终于将全套十册找齐。我细细翻阅，然后大喜过望，居然是一套全本《淳化阁帖》，上面钤有“辑熙殿宝”官印，后经项子京收藏，并有毕沅通本朱笔评释。毕沅认为此帖是他见过的阁帖最善本，许为天下第一，当即向任竞馆长作了汇报。适逢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来馆公干，便一同观看了此帖。整理完后数日，张志清先生约请了施安昌与仲威两位先生来鉴定这套《淳化阁帖》。施、仲两位对阁帖进行了查看。施先生表示：这个本子没见过，宫里没有，明拓本。仲先生表示：我看这是一个明初拓本，完全达到了出版的水平。据馆藏原始记录看，这套《淳化阁帖》是

重庆解放时从民国政府重庆民政局仓库收缴，由西南人民图书馆移交到馆。

明著名书画家祝允明藏《绛帖》十二册，装帧精美，保存较好。《绛帖》为北宋潘师旦摹刻，因刻于绛州，故名。《绛帖》是与《淳化阁帖》齐名的三大名帖之一，为书法瑰宝。该帖刻于1049—1063年（宋皇祐、嘉祐年间），集宋以前书法名家之大全，具有很高的书艺价值。《绛帖》以《淳化阁帖》为底本而有所增删。

唐《九成宫醴泉铭》南宋拓本两种。《九成宫醴泉铭》是唐代碑刻，公元632年镌立于麟游（今陕西宝鸡麟游县）。魏徵撰文，欧阳询书。记述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醴泉之事。笔法刚劲婉润，兼有隶意，是欧阳询晚年经意之作，历来为学书者推崇。

此外还有如《玄秘塔》《虞恭公碑》等宋拓本和整拓《圣教序》等，都是非常珍贵稀见的。

地方史料碑帖类。在这批碑帖中，有一定数量的地方史料，也是这次整理中的重要发现。从拓片看有：重庆綦江《吹角坝摩崖刻石》，此碑现存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巴县出土的《枳阳府君神道碑》（原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白鹤梁水文刻石拓片资料；唐宋以来忠州、万州、云阳、奉节等地的古迹名胜刻石拓片。

民国时期的一批烈士墓碑等，因战火人为等因素，大量原石已不存。重庆图书馆也保存了这批资料的拓片，甚为珍贵。



冀亚平、施安昌、仲威、卢方玉等碑帖专家到重庆图书馆指导碑帖鉴定。

云南省图书馆观道书小记

□云南 尹恒

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古籍丰富，其中与宗教相关的，尤以在大理北汤天发现的佛教经卷著称：大理国写经、元代官刻大藏经都是享誉书界的国宝级藏品，但是其馆藏的道书文献则罕有关注，早就希望可以一探究竟了。

近日萧霖虹老师发消息来，说是想邀我一同去云南省图书馆观书。萧老师曾是云南省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现为云南省社科院宗教所所长，常年关注云南道教文化。得萧老师之邀赴云南省图观书，自然是兴奋中充满着期待，于是翻出云南省图的善本书录查询可观之道书，至半夜方睡。

第二天早晨下雨，赶到时萧老师早已在图书馆恭候。来观书的还有道医专家任红华医师和云南省社科院道教专家胡小柳老师。大家到古色古香的图书馆

历史文献室坐定后，萧老师说这次来看道书主要为在编的《中华续道藏》寻觅珍稀道书，所以大家尽量甄选道书善本。于是萧老师把自己之前初选的云南省图馆藏道书目录拿出来供大家参阅。看了一下目录，已经非常详尽，几乎囊括了其馆藏的所有道经和民间善书。这时目录中一册《天医忞》引起胡小柳老师的兴趣，胡老师说道教讲求对亡者要有充分的关怀。旁边任红华医师补充说，道教天医院既医治亡者，也可以医治生人，其统管是扁鹊。扁鹊有三义：上古鸟身人首之神医、先秦时期的名医秦越人、后世对医术高超者的称呼。随后又道出

不少有关扁鹊之掌故。

在书目中发现一册《太上闾辟仙经》，遍查《道藏》等诸道书集成皆未收录，著录为明刻本，于是请工作人员取出一观。上手此书时凭借其皮纸刊印便确定是滇刻本。果然不出所料，在此书末尾有万历云南巍山刊刻款。通览此书，知是万历时云南人赵性粹自己获得的道教修炼内丹的飞升之法，颇是神奇。惜其流传未广，已是珍罕之本。

在目录中还发现一册《静庵集》，是清代嘉庆刻本。此书刊刻清爽，印制精良，怪不得虽是清本，却入了善本行列。此书内容是昆明熊中一写的研究《道

德经》的书。关于熊中一的资料并不多，只知道他字浚士，是一介百姓。滇中研究《道德经》的著述不多，此书算是代表了。其传世也甚少，未见其他版本。

萧老师选出的一百多部道书，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选看了一部分比较重要的，其中多是民国云南藏书家方树梅、华世尧、李培天等捐赠与出让的。看着书法隽秀的古籍签条和古籍中央带着的毛笔写的书籍说明，萧老师回忆上世纪80年代这些题签及提要多是由汪时生等老前辈来完成的，书法都很工整秀致，而这些老人今日已经没有人能够记起了，听罢也多少让人唏嘘。

观书完毕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佛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云南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对其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